

达尔富尔危机之透视

涂 龙 德

摘 要 本文从多角度、深层次来透视达尔富尔危机，力图寻求妥善应对达尔富尔危机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达尔富尔危机；透视

作者简介 涂龙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译审（北京 100866）。

达尔富尔（Dar-fur）是苏丹的一个“缩影”，那里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社会结构以及贫穷、落后、持续战乱的社会现实，都是数十年来苏丹整体社会的生动写照。近一年多来，随着达尔富尔危机在国际上持续升温，达尔富尔被认为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对苏丹的统一、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本文力求从多角度、深层次透视达尔富尔危机，寻求妥善应对达尔富尔危机的有效途径。

一、达尔富尔概况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西邻利比亚、乍得和中非共和国，面积约 50 万平方公里，占苏丹总面积的 1/5，相当于法国国土的总面积。根据 1994 年苏丹政府的最新行政区划，达尔富尔地区自北向南被划分为北达尔富尔州、西达尔富尔州和南达尔富尔州，州首府分别为法希尔（又译法席尔，El Fashir）、朱奈纳（El Geneina 或 Al-Junaynah）和尼亚拉（Nyala）。现在一般所指的达尔富尔是对这三个州的统称。达尔富尔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其北部和西部地区是撒哈拉沙漠的东南延伸地带，荒无人烟的沙漠面积达 14.5 万平方公里，占 3 州总面积的 28%；中部为达尔富尔高原台地和山地，其中迈拉山区（Jebel Marra 或 Marrah Mountains）是当地水草最丰美、土地最肥沃、最富饶的地区；南部则多为河谷地形。在北、西达尔富尔州的人口比例中，非洲黑人占多数，在南达尔富尔州的人口比例中，阿拉伯人占多数。

达尔富尔地区的气候从北向南逐渐从热带沙漠气候向热带草原气候过渡，降水量也从北向南递增，北部沙漠地带终年高温、干旱、少雨，中部山区的年降水量 100~300 毫米不等，南部地区雨量相对充沛，年降水量约为 400~800 毫米，每年的

雨季可达 4~5 个月。位于达尔富尔中部的迈拉山海拔 3088 米，是达尔富尔南北的分水岭，从迈拉山区发源的河流全部流向西南或东南，大多最终汇入尼罗河。雨水、地表水和浅井水是当地最重要的水资源，也是农牧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水源。达尔富尔地区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这为各方争夺水土资源埋下了隐患。

达尔富尔地区总人口约为 600 万，其中 70% 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余 30% 的人信仰基督教或原始的拜物教。该地区的居民主要分为两大类，即非洲黑人和阿拉伯人，共有 70 多个部落，10 多种部落语言。非洲黑人是该地区的原住居民，主要从事定居的农耕生产，最主要的黑人部落有富尔部族（Fur）、马萨利特部族（Masalit）和扎卡瓦部族（Zaghawa）。公元 13 世纪中叶，随着伊斯兰教传入苏丹，阿拉伯人开始大批进入达尔富尔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保留着贝都因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最著名的阿拉伯部落是里宰加特部落（Rizeigat）。当地非洲黑人称当地阿拉伯人为“巴盖拉人”（Baggara，阿拉伯语“牛”的音译），借指阿拉伯人擅长游牧，掌握着大量牲畜。每年 6~10 月雨季来临之时，巴盖拉人两次穿越迈拉山区的主要农耕区，逐水草而居，过着贝都因人的传统生活方式。

二、达尔富尔部族冲突的历史背景

“达尔富尔”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富尔人的家园”。富尔部族是达尔富尔地区最古老、最主要的原住民。早在公元 9 世纪至 12 世纪，那里就曾建立过基督教小王国。13 世纪中叶起，穆斯林开始征服该地区，到 15 世纪前后“富尔王国”在此建立。1874 年和 1883 年，达尔富尔地区又先后被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和自称为救世主“马赫迪”的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公元1844~1885年统治埃及和苏丹)领导的穆斯林军征服。1898年,马赫迪王国覆灭后,达尔富尔相继被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尔富尔的统治者阿里·迪纳尔向英殖民军宣战,1916年遭到镇压,迪纳尔被杀。此后,英殖民者把达尔富尔地区正式并入了它治下的苏丹版图。

早在富尔王朝期间,非洲黑人与外来的阿拉伯人、特别是里宰加特部族人之间就冲突不断。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20世纪以前,地处内陆、贫穷落后的达尔富尔地区曾是最残忍非洲黑奴贸易的中心之一,富尔人与非洲阿拉伯人(巴盖拉人)、特别是里宰加特族人为争抢黑奴资源经常发生冲突;二、每年雨季,游牧的巴盖拉人在达尔富尔区内南北迁徙,逐水草而居,有时不可避免会祸害到非洲黑人的农作物,双方常因争夺水源和草地而发生冲突。19世纪下半叶,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步走向衰落,富尔人与巴盖拉人之间的冲突便集中在对水草和有限土地资源的争夺上,几乎年年如此。此类冲突一般以双方的部族首领出面调停,由当事双方达成赔偿、谅解了事。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尔富尔发生了变化。原因是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干旱,非洲黑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争夺水草资源的矛盾趋于激化。一方面,因干旱少雨,非洲黑人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耗费更多的水资源,以扩大耕种面积,弥补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歉收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干旱使达尔富尔不少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土地沙化与草场退化日趋严重,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被迫放弃一些传统牧区,寻找新的草场和水资源。他们不得不再违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约定俗成的游牧线路和游牧时间,牲畜所到之处,农作物便惨遭祸害。另外,从上世纪80年代起,苏丹的牛羊肉开始在利比亚、埃及和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畅销,畜牧业成为苏丹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之一。因此,定居的非洲黑人与游牧的阿拉伯人都比以往更加重视畜牧业,饲养牲畜、发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圈养和游牧的牲畜量大增。这对当地本已十分有限的水草资源和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说,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在上世纪70~90年代的生存竞争中,达尔富尔地区的安全局势严重恶化。苏丹政府与南部反政府武装的内战自1962年爆发,一直到2003年双方

才签署停火协议。其间,只有1972年至1983年间南北双方战火出现过停息。长期以来,镇压加朗反政府武装耗尽了苏丹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达尔富尔局势的恶化,苏丹政府此前未予充分重视,实际上也无暇顾及。另外,巴希尔政权把大达尔富尔分拆为3个小州以削弱当地部族酋长的势力等举措,也无助于当地族群冲突的解决。

在长期的冲突中,达尔富尔人分为两派,一派以非洲黑人为主的定居者被称为“哈瓦基尔(Hawakeer)”,另一派以游牧的阿拉伯人为主的被称为“马拉希勒(Maraheel)”。在缺乏政府有效管理的混乱局势下,哈瓦基尔和马拉希勒各自拉起队伍,寻求自保。马拉希勒派经常违背传统的游牧线路,试图驱使自己的牛羊侵占富尔山区更多的水草资源,而哈瓦基尔派则以村民自保的方式组织武装卫队捍卫自己的家园。双方冲突的焦点是富尔人的传统家园、水草丰美的迈拉山区及其周边地区,那里山高、林密,水源充足,多山洞,便于藏身,是各路“绿林好汉”经常出没的地点。富尔人并非霸道的民族,但在众多阿拉伯游牧部落的冲突中,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为此,他们开始不惜重金,雇人保卫家园。素以骁勇善战、争胜好强著称的当地扎卡瓦族人便成为最理想的枪手,非洲黑人的村民自卫组织被称为“马福扎”(由当地三个最大的非洲黑人部族的名字缩写而成)。

与此同时,马拉希勒派也组织了一支武装,被称为“简加韦得(Janjaweed)”(这个称谓是由三个阿拉伯语单词缩略而成,意为“骑着马、手持GM3机关炮的妖魔”)。从上世纪80年代起,“简加韦得”一词已经在达尔富尔广泛流传,当时特指一些游手好闲者组成的武装,惯于分散作战且经验丰富,经常骚扰非洲黑人定居者,名声历来不好,往往是谁给钱就给谁卖命。目前,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与苏丹政府在对“简加韦得”的定义方面存在分歧。政府认为,“简加韦得”指的是那些非法武装分子,他们在达尔富尔地区专门从事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盗贼勾当。而反政府武装则把与政府合作的阿拉伯和非阿拉伯民兵都称为“简加韦得”。

三、达尔富尔危机的爆发

整个90年代,达尔富尔局势一直充满血腥和动荡,当地各部落间互相仇杀,损失惨重。而伤亡最大的要数富尔部族。随着富尔部族村民自卫武装

的不断壮大，也逐渐产生了明确的斗争目标。这一目标起初局限在迈拉山区，随后逐渐扩大至“解放达尔富尔”，声称富尔人和一些其他非洲黑人部落是达尔富尔的原住民，必须用武力手段驱逐入侵的阿拉伯人，以确保原住民的生存权利。由于喀土穆政府自独立以来一直由阿拉伯人掌大权，达尔富尔当地的非洲黑人武装随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苏丹政府，指责中央政府忽视达尔富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片面强调中央政府的阿拉伯属性，利用手中权力牺牲非洲黑人部落的利益，袒护阿拉伯部落，没能有效制止简加韦得为非作歹等。2000年以后，日益强大的达尔富尔非洲黑人武装开始袭击地方政府官员、议会、警局等，逐渐走上了与中央政府武装对抗的道路，甚至打出了推翻中央政府的旗号。

2003年2、3月间，北达尔富尔州首府、达尔富尔地区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城市法希尔被反政府武装攻陷，政府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被俘。这起事件标志着达尔富尔危机的正式爆发。当时，一直谋求与苏丹南部反政府武装正式签署和平协议的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叛军攻陷法希尔毫无心理准备，事发后才紧急调兵遣将，仓促应战，终因军力不够、对当地情况不熟等缘故，政府军在与叛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威风扫地。而在政府军与南方反政府武装数十年的战争中，扎卡瓦人在苏丹政府军中举足轻重。他们既不愿在达尔富尔地区与自己族人兵戎相见，又得不到苏丹政府的信任。为了挽回军事进攻上的颓势，政府军开始借助“简加韦得”武装与叛军作战，这与“简加韦得”本来“谁给钱给谁卖命”的天性一拍即合，政府军的求助无异于给这支非法武装发放了行动“执照”，给了他们一个壮大自己实力的良机。

“简加韦得”与反政府军之间的战事危及非洲黑人部落与阿拉伯游牧部落在该地区的生存。若反政府军得逞，达尔富尔地区的阿拉伯人将遭驱逐、打压或沦为“二等公民”。反之，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也永无宁日。因此，战事的发展使对立双方日渐以种族划界，纷纷投靠各自阵营，使达尔富尔战事染上了种族冲突的色彩。由于反政府武装和“简加韦得”都是民兵，在军事行动中很难区分普通平民和武装人员。因此，“简加韦得”武装在收复失地后，通常将整个村庄烧成一片焦土，村民则被集体

赶往某一难民营，以图一劳永逸。另外，“简加韦得”武装非正规军的野性也在战争中毕露无遗。他们在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且手段残忍，致使达尔富尔战事酿成了一场新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1年多的战斗中，至少有5000至8000人丧生，100万人被强行赶出家园，沦为难民，11万人逃往邻国乍得躲避战火，200多万人急需人道救援，其中大部分是富尔、扎卡瓦和马萨利特等黑人部落村民。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难民营缺乏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卫生设施，数百万难民缺医少药，衣食无着，不得不时刻面临饥饿、疾病和死亡的严重威胁。

随着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局势及其所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日趋关注，当地两个最主要的反政府组织也逐渐浮出水面。一个是以富尔人为主体的苏丹解放军，即苏丹解放运动(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 简称SLM)。该组织提出的“解放达尔富尔”的口号在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中深入人心，有着极深厚的群众基础。苏丹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是一名富尔部落出身的苏丹青年律师，名叫阿卜杜勒·瓦希德·穆罕默德·努尔，艾尔库·马纳韦任该组织总书记。苏丹解放运动旗下武装“苏丹解放军”的军事领导人大多是苏丹政府军或乍得政府军的军官。该组织指责苏丹政府不重视达尔富尔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在中央权力机构中排斥富尔部族的官员，呼吁在达尔富尔地区实现更广泛的自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苏丹。另据报道，该组织与苏丹南部加朗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简称SPLM)及其麾下的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简称SPLA)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组织名称、组织形式、政治目标等，都与加朗组织十分相似。因此，不少人认为达尔富尔最终走上反叛之路与加朗武装对达尔富尔地区的秘密渗透有关，在苏丹政府军与加朗武装作战的年代，达尔富尔就被培养成了一颗牵制政府军的关键棋子。另一个自称正义与公平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简称JEM)，它是由一群与中央政府持不同政见者组成，其武装主体是扎卡瓦人。该组织是目前与政府军在达尔富尔地区对立的主要反叛武装，其政治领导人是扎卡瓦人哈利勒·易卜拉欣。此人是医生，现流亡伦敦，曾是苏丹执政党全国大会党的中层领导成员之一。

在巴希尔夺权以后,他曾长期担任达尔富尔地区的卫生部长,后因仕途失意,遂萌生反意。2003年3月,哈利勒·易卜拉欣在伦敦用英语发表声明,宣布成立“正义与公平运动”,并刻意将自己与执政党“划清界线”,挣脱伊斯兰宗教思想和泛阿拉伯思想对他的束缚,代之以世俗化理想,并试图以种族、部族理念号召他的支持者。该组织主张政教分离,呼吁建立民主世俗的新苏丹。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苏丹解放运动还是正义与公平运动,其武装都源自富尔人的村民自卫队,即“马富扎”,曾统称为苏丹解放军。生性好强、具有政治、军事和经济野心的扎卡瓦人,则曾为苏丹解放军的发展壮大立下过汗马功劳,在与天性相对平和、寻求武装自卫的富尔人的合作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统治欲望,他们不仅自恃功高、把持军政要职、抢占势力范围,还指责富尔人在与政府军的战斗中贪生怕死,致使两派人马最终发生分裂,各立山头。富尔人目前仍以迈拉山区为据点,当地人称他们的武装为“巴希马加民兵(Bashmarga)。而扎卡瓦人则走出大山,寻求更广阔的用武天地,举起“义旗”,袭击政府官员和警局等,率先与中央政府为敌,当地人称扎卡瓦武装为“图拉波拉民兵(Tura-bura)。相比之下,图拉波拉的反叛意识较主动,而巴希马加则有些被动。2003年3月,在易卜拉欣·哈利勒宣布成立正义与公平运动以后,富尔人才开始担心自己的武装缺乏政治掩护,匆忙接受正义与公平运动的一些政治思想,紧跟该组织成立了苏丹解放运动。目前,正义与公平运动建有一整套的政治和军事机构,还创办了专门网站,开通了短波电台,在政治上显得比苏丹解放运动更加成熟,在军事上则成为与苏丹政府军为敌的主力。两个反叛组织声称,目前达尔富尔近80%的面积已经被他们占领。从这两个反叛组织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它们的民兵武装在初始阶段只是一些自发的乌合之众,内部派系林立,分歧严重。因此,这两个组织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不和的根子,两者之间互相利用,也互相倾轧,两者自身内部也矛盾重重,尤其是正义与公平运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尖锐,很难调和,有时甚至不得不诉诸武力解决。

四、达尔富尔危机国际化

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初期,国际社会并未对这一

片穷乡僻壤的流血冲突给予足够的关注,直到2004年4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公开要求苏丹政府制止达尔富尔地区“针对当地原住民的野蛮行径”,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谴责达尔富尔危机为“种族灭绝”,达尔富尔危机才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迅速国际化。据统计,从2004年6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547号决议到今年3月31日通过1593号决议,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里,安理会共通过了9项有关苏丹问题和达尔富尔危机的决议。据联合国问题专家称,联合国就一个国家的地区问题如此高频率地通过决议,实属罕见。与此同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以及联合国、欧洲联盟(欧盟)、非洲联盟(非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等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官或领导人,更是走马灯似地访问苏丹和达尔富尔,使达尔富尔危机国际化的速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众所周知,几乎每一项联合国决议都是地区大国和利益集团间的外交博弈产物,联合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特别“照顾”,已充分表明达尔富尔已经演变为各方利益竞争和外交角逐的舞台。

从达尔富尔危机国际化的过程就可看出,美国始终控制着这一危机国际化的节奏,包括苏丹政府在内的其他各方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境地。美国利用“简加韦得”与苏丹政府间的微妙关系,从一开始就频频对苏丹巴希尔政权施加压力,试图使达尔富尔问题成为苏丹继南方问题之后又一枚操控苏丹政权的有力棋子,淡化苏丹政权的伊斯兰和阿拉伯色彩,逼迫苏丹政权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逐渐演变。到目前为止,美国在达尔富尔危机问题上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苏丹政府施压:一、解除“简加韦得”非法武装,制止武装冲突;二、清算达尔富尔战犯,审判战犯头目;三、建立达尔富尔禁飞区,确保平民安全;四、加紧军事干涉,确保人道救援物资落到难民手中等。为确保处理这一问题的主动权,美国还不时对苏丹政权挥舞制裁大棒,要求其必须与联合国和非盟“完全合作”。而法、德、英等欧盟国家在这场危机中的立场与美国相仿,也是动辄以国际制裁相威胁。非盟则一直强调自己处理非洲事务的主导作用,把化解达尔富尔危机当作是2002年非盟成立以来处理地区事务能力的“试金石”。

面对美国施加的强大压力,以埃及为代表的阿

拉伯世界在达尔富尔危机中的立场更值得关注。埃及一再反对外国干涉苏丹内政和武力干涉达尔富尔局势，相信苏丹政府有能力处理达尔富尔危机，指出国际社会急于对苏丹政府实施制裁措施利大于弊，与苏丹政府保持合作才是成功化解危机的关键。苏丹是埃及赖以生存的尼罗河水资源的上游国家，也是埃及战略纵深的腹地，两国的国家安全唇齿相依，密不可分。不少人认为，如果达尔富尔危机失控或处理失当，最终会导致苏丹分裂，那么，埃及的子子孙孙都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因此，埃及对达尔富尔危机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但由于“9·11”事件后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严厉打压，阿拉伯各国分歧严重，人人自危，无暇他顾。在对待达尔富尔危机问题上，埃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它既不希望与美国因此发生正面冲突，又不甘心坐待苏丹局势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阿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现状也基本相仿，迄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另外，埃及和利比亚在达尔富尔危机问题上也存在主导权之争，这又削弱了阿拉伯世界处理达尔富尔危机的能力。

由于达尔富尔危机带有种族仇杀的背景，国际社会往往把它与11年前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事件相提并论。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乘飞机从坦桑尼亚返回卢旺达，在抵达首都基加利上空时遭到导弹袭击，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随后，胡图族军人和民兵开始对图西族人展开杀戮，从4月7日到7月中旬的100天里，全国有约100万人遭到屠杀，其中绝大部分是图西族人。据报道，如果当年介入及时，这场大屠杀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能够制止。但是，美、英、法、德等国当年不愿发一兵一卒前往那片悲惨而又对它们来说缺乏战略意义的土地，坐视人间惨剧的发生。回头再看达尔富尔危机，难道真是卢旺达大屠杀使美、法等国良心发现吗？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达尔富尔危机迅速国际化的确与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性有关。但是，对比国际社会曾经对苏丹南北持续了数十年的内战不闻不问以及对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的麻木不仁，则可看出促使达尔富尔危机国际化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制止卢旺达悲剧重演那么简单，关键在于各方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对非洲事务发言权的争夺。5年前，苏丹在中国的帮

助下开始出产石油，美国立即改变了对苏丹巴希尔政权的不接触立场，加大了对苏丹南部和平进程的干涉力度。“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开始把目光转向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非洲大陆，染指久违的非洲事务。非洲是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等国的殖民地，也是目前欧洲的势力范围，苏丹作为进入黑非洲的门户，更成了美欧必争的要塞。特别是随着苏丹巨大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备的探明和发掘，使苏丹与乍得、尼日利亚等国连成了一条当今世界重要的“能源带”，这又增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丹事务的“兴趣”。分析人士还认为，美国加大对苏丹事务的干涉力度，是有意包抄埃及的“后院”，从地缘政治上孤立埃及，迫使它在国际反恐、中东民主化进程、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问题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俯首听命。因为埃及作为中东、伊斯兰世界和非洲大国，美国中东战略的成败以及对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埃及的控制是否足够有效。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加紧干涉苏丹事务还与进一步遏制中国的战略及其全球能源竞争战略有关。美国人之所以“一只眼睛盯着达尔富尔，另一只眼睛却瞄着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在苏丹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目前，苏丹石油项目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在海外最大、最成功的合作项目，自1997年以来，该公司已累计在苏丹投入了27亿美元，项目包括石油勘探、开采以及炼油厂、长达1000多公里的输油管道等。如此巨大的海外投资，现在正值开始收获的关键季节。另外，苏丹石油资源非常丰富，原油地质储量高达116亿桶，而目前已勘探开发的仅10%，中苏两国在能源领域合作的前景应该极为广阔，具有巨大潜力。因此，达尔富尔局势的变化，将牵动中苏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关系的神经。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斡旋达尔富尔危机，利用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同苏丹政府、阿盟、非盟以及埃及、利比亚等关键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为缓和局势、争取和平解决危机做出更大贡献。

五、达尔富尔危机的出路

从达尔富尔危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危机的爆发缺乏心理准备。当危机迅速国际化后，苏丹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基本

上是被国际舆论牵着鼻子走。或过分强调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或竭力淡化问题的严重程度,或以“内政”为由拒绝外国武力干涉和在境外审判战犯,或违背国际社会的集体意志、在接受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问题上讨价还价等。因此,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苏丹政府才被迫做出种种让步。但上述不成熟的表现已在很大程度上令国际社会对苏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诚意产生了疑虑。

应该看到,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国内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当地居民生存竞争激烈所引发的后果。因此,对于苏丹政府来说,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当地经济,缩小地区差异,并通过制度建设,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切实维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就目前形势而言,政治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也是改善该地区人道主义状况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无论是苏丹政府还是反政府组织,都应以最大的诚意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国际社会也应在此问题上与苏丹政府充分合作,以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立场,避免向任何一方传达错误信息,力促双方在最短时期内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以便各方把主要精力转向人道救援和发展地区经济,寻求该地区的长治久安。

在非盟和国际社会的斡旋下,苏丹政府自去年4月以来,已经与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公平运动进行了多次接触与谈判,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去年8月23日以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多轮和谈。今年6月10日,阿布贾和谈开始进入第四轮,其重点是恢复达尔富尔的安全、保障人道救援、遣送难民返乡以及权力、资源分配方案等。到目前为止,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达成的主要协议有:2004年4月8日,双方在乍德首都恩贾梅纳签署安全协议,就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释放战俘达成谅解;2004年5月28日,双方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签署停火协定和在达尔富尔部署

军事观察员的协议;2004年11月9日,双方在阿布贾签署有关达尔富尔地区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的两项协定,规定在达尔富尔建立禁飞区,双方停止所有敌对行动并为该地区的数百万难民提供援助和保护。据乐观人士估计,目前苏丹的总体形势是朝着缓和与和解的方向发展,苏丹政府此前也已在与南部前反政府组织的和谈中积累了丰富的谈判经验。因此,如果达尔富尔局势不出现大的反复,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有望在年内达成和解。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李意)

参考资料:

- 1- الأزمة في إقليم دارفور: الجذور.. الأطراف والتداعيات والانعكاسات الداخلية والإقليمية والدولية، صحيفة "الشمس الليبية"، 11 مايو 2005
- 2- تقرير لجن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لتقصي الحقائق حول دارفور، الصادر في 25 يناير 2005
- 3- مشكلات الماء والزراعة والرعي والمسارات، ورقة قدمت في ورشة عمل حول الصراع في دارفور نظمها مجلس التعيش الديني السوداني بالتعاون مع جامعة الخرطوم ومركز الخرطوم لحقوق الإنسان وجامعة الفاشر
- 4- رؤية أبناء دارفور لحل أزمة دارفور، الصادر في طرابلس في 23 أكتوبر 2004
- 5- ميثاق حركة تحرير السودان
- 6- دارفور قد تتحول إلى مسرح للتدخل الدولي، نقلا عن سويس إنفو
- 7- التركيبة الاثنو-بيئية والموارد الطبيعية واثرها على النزاعات القبلية في دارفور، د. بابكر احمد الحسن، جامعة الخرطوم
- 8- دارفور.. هل بدأت الأفعى تطل على مصر؟! الخطط الخفية التي تدار في الظلام، مفكرة الإسلام، د. عصام زيدان، 19 مايو 2005
- 9- العلاقات السودانية- الأمريكية. مرحلة جديدة لإنهاء حرب المخابرات في دارفور، تقرير: محمد منصور
- 10- المصالح الأمريكية في السودان، بقلم سليم الكراي
- 11- أحدث تقرير استخباراتي غربي عن السودان.. 2005 السودان في ملفات الغرب، 28 ابريل 2005،
- 12- ملخص مقترح حركة العدل والمساواة لحل مشكلة السودان في دارفور
- 13- الجنجويد وحركة المليشيا - النشأة والتطور، بقلم آدم حسب الله
- 14- البشمرقة.. مليشيا حركة تحرير السودان (دواعي النشأة والتطور والتنظيم)
- 15- لماذا لم تستخدم الصين حق النقض لإجهاض القرار الدولي بشأن دارفور؟ د. جعفر كرار أحمد، 19 مايو 2005
- 16- دارفور في مجلس الأمن: السابقة الخطيرة ومضاعفاتها، بقلم عبد الله الأشعل